

张謇与双甸的渊源 (上)

□ 丁德全

张謇娶双甸吴道愔为如夫人



清末状元张謇

清同治七年(1868),张謇16岁考取秀才。光绪二十年(1894),张謇42岁时,正逢慈禧太后60大寿,朝廷决定组织恩科考试。张謇和小他11岁的如皋才子沙元炳一同赴京赶考。赴京之前,张謇到林梓镇举人陈君谋(陈其嘉)家等候好友白蒲才子顾颉刚话别,陈君谋请当地通儒沈绍元陪张謇。那沈绍元见张謇不是等闲之辈,便邀请张謇与陈君谋到他家小坐,领他们游培园赏牡丹,并命吴道愔小姐相陪。吴小姐兴致所至,乃弹《牡丹亭》一曲助兴,深得张謇赞赏。恐顾颉刚久等,张謇便告辞沈老回到陈府。刚进屋,陈君谋喜地朝张謇打了一躬,笑道:“恭喜!恭喜!”张謇这才恍然大悟,



吴道愔

原来刚才的一幕,正是陈、顾精心策划的“相亲”。张謇深受感动,对吴小姐十分满意,表示有侍禀报家父。随后,张謇赴京城赶考,初试中了第60名贡士,复试中了第10名,殿试一举夺魁,高中状元。按照清朝惯例,新科状元张謇被钦授为翰林院编修。不久,张謇接到父亲病危电报请假回家,可当他赶回家中,老父亲已经去世。一晃服丧期满,眼看朝廷倾覆,社会动荡,他决心弃官回乡,在家乡创办教育,实业救国。一天,陈君谋到来,说是奉了沈绍元之命,请择日成婚。张謇便择了吉日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二月二十三日,与吴道愔举行婚礼。婚礼声势浩大,沈家所陪嫁妆148台,装了18条木船,加之新郎新娘花船、执事人等所乘船共22条,长达1华里,由4条小火轮牵引,浩浩荡荡向张家进发。参加婚礼的还有日本、朝鲜等外国客人。

吴道愔(1873—1943)生于双甸镇北吴家庄一大户人家,父亲吴益魁,膝下两男两女,由于子女多,家境日益窘迫,二姑娘吴道愔十岁时被送到离家西南10

多公里的林梓镇首富沈绍元家(亦说外婆家)。沈家是明朝金陵首富沈万三弟沈万四后裔(二十一世孙)。沈家把吴道愔看成亲生女儿,爱若掌上明珠。吴道愔聪明伶俐,知书达理,长得美艳动人。

吴道愔和张謇婚后1年多,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十八日,在海门常乐镇生下了公子怡儿,后取名叫张孝若。张謇老来得子,传家有后,喜不自禁,当即写下一首诗:“平生万事居人后,开岁初春举一雄。大父命名行卷上,家人趁喜踏歌中。亦求有福堪经乱,不定能望作公。及汝成丁我周甲,摩挲双鬓照青铜。”

吴道愔不负张謇重托,夫妇尽心尽力抚养唯一晚子,对儿子的学习、处世、做人,以及饮食起居、穿戴换洗都有严格要求。张孝若在校学习成绩优秀,才华出众。民国4年11月,张孝若与陈石云(1895—1947,安徽石埭人)婚礼在濠南别业举行。礼仪非常隆重,后生有2子(张柔武、张绪武)4女。民国6年,张孝若赴美国留学,张孝若在《忆母亲》这样写道:自从徐太夫人去世以后,家事我一人担承,异常烦苦。那几年我父的事业一天多一天,门第也一天大一天,事也越发的繁,人就越发的难做。我母极识大体,安不忘危,我父两次在南京、北京做官,她还是住在乡间,从来不说要跟随出去。我十岁就离家上学。十六岁到青岛。十八岁到南洋。二十岁到美国。人家都劝我母说:“眼巴巴养了一个独子,为什么让他外去?”我母回答说:“小孩子望他成人,就得让他离家去,历练历练,父母那能包住他一辈子。”所以临到我每次动身的时候,我母面上,总是欢喜的样子,告诫我,叮嘱我,读书要用心,起居饮食要当心,交友要谨慎。等我一走以后,她一个人又去落泪了。曾经在观音面前许愿绣像,保佑我远行平安。等我回国,像也绣成;我父就替我母在这绣像上,题了几行字:“民国六年六月,儿子怡祖将往美洲留学,为铸于狼山大士前,祈佑海行安妥,旅居无恙,因绣此像,家事纷扰闹一岁始成,而儿子平安安矣。张孝若先后担任过淮海实业银行总理、考查欧美日实业专使、驻智利第一位全权公使、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会长。张謇对吴道愔教育有方,深深感激。

吴道愔对娘家人人情重义。自从与张家攀亲后,她不忘自己的出生地吴家庄。父母早年去世,家境贫寒,二弟婚后不久也去世。大弟吴珍儒,相貌不出众,腿

又瘸,人们称他为“吴网儿瘸子”。吴道愔便出钱委托堂兄吴藻新帮大弟在吴家庄北边的大镇港买2.67公顷地和四合厢瓦房。事后,吴道愔还亲自到老家给其父母做斋事,以寄托哀思。大侄儿吴功仪婚后早年病逝,吴道愔就将侄媳潘志威带到张家跟南通名中医喜仰之当学徒,出师后当上了张家的家医,并把大侄女吴端荣带到张謇家当幼儿老

属于如皋城东薛家庵刘姓一族,以种田为生。为求得岳父从氏关照及择良教学,才南迁至岳父家——双甸从家坝西坝。

刘复基兄弟3人,他排行老大,从小聪明好学。中秀才后,他在本乡及丰利西北缪家庄设馆教书。他在地方上,威信很高,乡里纠葛,只要刘举人出面协调,没有不成的。乡亲们推举他担任乡董。一度提名知县未去赴任。他



2017年3月作者与张绪武(右)在南通张謇研讨会上合影

师。民国14年,弟弟吴珍儒去世,张謇曾亲笔题送孝墓,几年后可惜因不识字妻子刘氏拆下补了蚊帐。民国18年,吴道愔又将13岁的二侄儿吴功伟、6岁的三侄儿吴功俊带到张謇家抚养成人。吴功伟年轻时在颐生酒厂做工,后在南通有斐馆管理账务。经吴道愔介绍,潘志威(1949年后曾被评为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嫁给了小她九岁的吴功伟。吴功俊后来在大达轮船公司工作。吴道愔还把当地知名漆匠胡时友带到张家做工12年,胡时友曾回忆说,在张謇家做油漆工,工艺十分讲究,为张孝若漆生漆红木家具就达20多遍。

抗日战争爆发,吴道愔曾把家人一起带到老家及尤家避难。

由于张家大业大,吴道愔和张謇还从南通育婴堂抱养两个孩子,其中一人取名张孝则。为了使养子张孝则与张謇家亲上加亲,经吴道愔介绍,将她的嫡亲侄女吴端华嫁给了张孝则,后生有二子叫张惠武、张炎武。新中国成立后张炎武在南通任教,退休后仍在南通博物苑工作。张炎武和夫人姚剑生有一女叫张雪,张雪丈夫叫王湛,曾任江苏省副省长、国家教育部副部长。

吴道愔一生吃苦耐劳,管理家务,有条不紊。她有一手好手艺,绣的花栩栩如生,曾作为贡品敬献朝廷。还喜欢美术和盆景。吴道愔去世后葬于南通三元桥,当时坟墓上还插有孔雀羽毛。张謇生前对她的赞誉是:“我儿之母,是女界中一个知处家、有耐性的善妇。”

张謇给双甸举人刘复基赠条幅

张謇与双甸举人刘复基具有深厚的交情。刘复基(1852—1926)字心梅,双甸从家坝西坝人,曾祖父刘淇,太学生,工诗,著有《贻谋轩》集。祖父刘廷堂,赠文林郎。父亲刘遵,例封文林郎,

致力于地方公益事业,曾组织一班人将双甸石桥进行改建,港口作涵洞,以溢水,取名为“利民涵洞”。从家坝西坝上,有一座木板桥,叫“淪波桥”,桥上有木栏杆。

我对张謇的记忆源自外婆。外婆家的纺车是一部手摇式纺车(另有脚踏式)。外婆纺纱的样子跟延安时代纺纱的样子一个样一只手摇动纺车,一只手拉着棉条,纺车转几圈,左手里的纱拉到一定长度后继续绕到锭上(穗),穗子满了再换上新的。这是一个漫长而耐心的劳动,当然对我来说又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外婆纺纱的形象应该是最标准的,她坐在纺车前,面容安详,气定神凝,嗡嗡,纺车响一阵停一下,响的时候是在纺,不响的时候是往纱穗上上纱。外婆是裹了脚的,那一双脚的确是三寸金莲,纺纱时,外婆坐在纺车前,右腿弯着,左腿伸直至纺车前,所以,那只小脚翘着,让人看得真切——三寸。

纺纱真的很好玩,有好几次,我趁外婆不在,一个人悄悄去摇纺车,想作一次纺纱体验,外婆可能早已预料到我会去,同多次赴京城考试。刘复基虽然未能考中,但二人交往频繁,相处融洽。

在张謇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下,刘复基致力于乡村教育事业。光绪帝变法维新,废科举,兴学堂,刘复基积极与有识之士任雨楼、姚昂轩、丛育才等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双甸创办第一所初等、高等国民小学,成为通如启海知名小学之一。

他在积极组织人员维修保护。桥面有3块直径1米的圆形木板,上面还雕刻着刘举人所写的“淪波桥”3个大字。

张謇比刘复基小1岁,自从张謇以如皋籍考中秀才后,他们就诗酒来往,亲密无间,并多次一同考试。光绪十一年(1885)张謇和刘复基同年同科中举,后来一同多次赴京城考试。刘复基虽然未能考中,但二人交往频繁,相处融洽。

我在外婆家,看到过一次织布。外婆积存了一些纱以后,便请织布匠回来织布。织布机工作时发出很响的声音,咣当,咣当,织布匠在机子上不停地劳作,土布在织布机上一寸一寸地伸长。土布宽度只有两尺左右,一匹布的长短可以自行确定。纱一般是先染好后再上织,大多数布匹为青蓝色,也有条纹或格子的,那种条纹的布织时必须经常调换颜色,比较麻烦。在我家衣箱里,一直保存着几匹青布,那便是母亲从外婆家带来的陪嫁,直到母亲去世,还一直完好地保存着。

我母亲也是纺纱的。母亲的纺车是我的祖父自制的,我家的纺车很笨,也很粗糙。母亲纺线时的神情很庄重,那种姿势里面含有一种虔敬。母亲面对的是棉花和纺车,并没有面对神灵或祖先,因此,这种庄重是对生活本身的尊重,是对整个劳作过程的尊敬。我的母亲不是大家闺秀,并没有诗书礼乐的学养,但生活中的母亲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有着与生俱来的自然而然的礼仪,这可能也传承了数千年的民间礼俗有关,也可能与劳动能遏制人的贪心,而让人变得知守

刘复基使用的椅子

他曾在织布机上看到过一次织布。外婆积存了一些纱以后,便请织布匠回来织布。织布机工作时发出很响的声音,咣当,咣当,织布匠在机子上不停地劳作,土布在织布机上一寸一寸地伸长。土布宽度只有两尺左右,一匹布的长短可以自行确定。纱一般是先染好后再上织,大多数布匹为青蓝色,也有条纹或格子的,那种条纹的布织时必须经常调换颜色,比较麻烦。在我家衣箱里,一直保存着几匹青布,那便是母亲从外婆家带来的陪嫁,直到母亲去世,还一直完好地保存着。

我母亲也是纺纱的。母亲的纺车是我的祖父自制的,我家的纺车很笨,也很粗糙。母亲纺线时的神情很庄重,那种姿势里面含有一种虔敬。母亲面对的是棉花和纺车,并没有面对神灵或祖先,因此,这种庄重是对生活本身的尊重,是对整个劳作过程的尊敬。我的母亲不是大家闺秀,并没有诗书礼乐的学养,但生活中的母亲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有着与生俱来的自然而然的礼仪,这可能也传承了数千年的民间礼俗有关,也可能与劳动能遏制人的贪心,而让人变得知守

刘复基简介

刘复基(1852—1926)字心梅,双甸从家坝西坝人,曾祖父刘淇,太学生,工诗,著有《贻谋轩》集。祖父刘廷堂,赠文林郎。父亲刘遵,例封文林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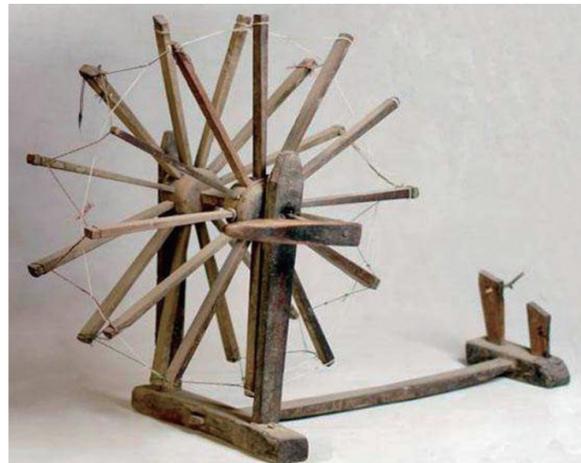
名人坊

乡土园



纺车

□ 孙同林



宋代诗人梅尧臣曾留下诗作《和孙端叟蚕首十五首其三纺车》:“蚕月必纺绩,丝车方挑掷。灯下络纬鸣,林端河汉白。纤缕自有绪,虚轮运无迹。腕手已为劳,谁经用刀尺。”诗歌写出古人在蚕月灯下纺纱的情景。

纺车的构造很简单,主要部件有车盘、绳轮、车轴、纱锭和摇车手柄等。纺纱人纺纱时,右手摇动纺车的绳轮子,带动车轴、纱锭;左手举送棉条,纺车轮子转动,棉纱随之上旋,左手拉棉条至极限时回转,将棉纱绕到纱锭上,算是完成一个流程,接着进入下一流程。这一人操作的纺车,是卧式,还有一种手摇纺车是立式的,需要由两个人配合操作。因卧式纺车由一个人操作,比较灵便,故流传甚广。

手摇式纺车大家在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中见过,它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是苦难岁月里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什么是艰苦奋斗,其乐无穷。

我对纺车的记忆源自外婆。外婆家的纺车是一部手摇式纺车(另有脚踏式)。外婆纺纱的样子跟延安时代纺纱的样子一个样一只手摇动纺车,一只手拉着棉条,纺车转几圈,左手里的纱拉到一定长度后继续绕到锭上(穗),穗子满了再换上新的。这是一个漫长而耐心的劳动,当然对我来说又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外婆纺纱的形象应该是最标准的,她坐在纺车前,面容安详,气定神凝,嗡嗡,纺车响一阵停一下,响的时候是在纺,不响的时候是往纱穗上上纱。外婆是裹了脚的,那一双脚的确是三寸金莲,纺纱时,外婆坐在纺车前,右腿弯着,左腿伸直至纺车前,所以,那只小脚翘着,让人看得真切——三寸。

纺纱真的很好玩,有好几次,我趁外婆不在,一个人悄悄去摇纺车,想作一次纺纱体验,外婆可能早已预料到我会去,同多次赴京城考试。刘复基虽然未能考中,但二人交往频繁,相处融洽。

我在外婆家,看到过一次织布。外婆积存了一些纱以后,便请织布匠回来织布。织布机工作时发出很响的声音,咣当,咣当,织布匠在机子上不停地劳作,土布在织布机上一寸一寸地伸长。土布宽度只有两尺左右,一匹布的长短可以自行确定。纱一般是先染好后再上织,大多数布匹为青蓝色,也有条纹或格子的,那种条纹的布织时必须经常调换颜色,比较麻烦。在我家衣箱里,一直保存着几匹青布,那便是母亲从外婆家带来的陪嫁,直到母亲去世,还一直完好地保存着。

我母亲也是纺纱的。母亲的纺车是我的祖父自制的,我家的纺车很笨,也很粗糙。母亲纺线时的神情很庄重,那种姿势里面含有一种虔敬。母亲面对的是棉花和纺车,并没有面对神灵或祖先,因此,这种庄重是对生活本身的尊重,是对整个劳作过程的尊敬。我的母亲不是大家闺秀,并没有诗书礼乐的学养,但生活中的母亲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有着与生俱来的自然而然的礼仪,这可能也传承了数千年的民间礼俗有关,也可能与劳动能遏制人的贪心,而让人变得知守

常,懂规矩,有敬畏。如这纺纱行为,有行有止,有动有静;如那棉花,由棉而纱,由纱而布,由布而衣,一生的路,都守着绵软的心意。

纺纱的母亲是很辛苦的,因为白天要到队里劳动挣工分,只能利用早晚工余的时间纺纱。母亲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纺上一两个小时再下地。傍晚收工,吃过晚饭后便又急急地回到纺车旁,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嗡嗡地纺一阵。有时母亲也让我们给她当下手,在纺纱前,需要精心挑选棉花,次一些的棉花不好纺,要挑出去,棉花中的杂物必须拣干净。然后,放在光滑的桌面上,由母亲细心地搓成粗细均匀的棉花条,干燥的时候棉花条上还要洒些水,弄湿了才好纺,一切弄妥后,母亲还要先在手上试一下,就是用左手食指、拇指捏着棉条的一端,如轻易就能搓成纱,便将之小心地挂到纱锭子上,然后右手摇动纺车,在嗡嗡嗡嗡之间,开始了她的纺纱。这时候,我会看到有一丝丝白纱慢慢地从棉条中抽出,渐渐地,在锭子上绕出一匝又一匝的纱,绕成肥桃模样的线穗子来……

母亲纺纱时专注的眼神,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她双目不转睛地盯着左手上的棉花条被纺车一点点抽成白色的细纱,她目送着棉花不断地离开自己,离开自己,无限期地向前走去,走去……

夏天的时候,在知了的鸣叫声中,母亲有时会把纺车搬到大门外的树荫底下,这时候,西场上的奶奶会走过来帮母亲搓一会棉条,一边搓一边跟母亲叽叽咕咕说些体己的话。天冷了,纺车被搬到房间里,那时我的妹妹还小,母亲坐一边纺纱一边照看床上的妹妹。我要在桌前做作业,作业做完了,就坐看母亲纺纱,一会儿看母亲右手的摇动,一会儿又看她的左手上的棉条,一会儿再看着母亲手上棉条与纺车锭之间不绝如缕的棉纱,在嗡嗡嗡嗡的纺车声中,不由自主地犯困,打盹,及至于靠在桌子上睡着。

母亲纺纱的生活,就这么地简单而幸福。

纺车,承载着代代人生存的希望,传递着亲情和伟大的母爱。

纺车,摇走了远古时代,摇来了现代文明!

听到过一首叫《纺车谣呀》的歌:

摇呀摇, 摇纺车, 摇在故乡摇在远方, 摇来了慈母手中线, 摇来了孩子襁褓里的嬉戏, 摇来了多少辛劳智慧, 摇来了军部防寒避暑身上衣, 古老的纺车呀, 摇出了人间深情厚谊。

摇呀摇, 摇纺车, 摇在黄昏摇在黎明, 摇来了日月的交替, 摇来了民族服装的美轮美奂, 摇来了多少人生欢乐, 摇来了太平盛世的繁花似锦, 古老的纺车呀, 摇出了世界的五彩缤纷。

扶海双拥谱新篇 军民共创模范城

(上紧接第一版)通过志愿服务活动开展思想政治宣传、普法宣传,发挥退役军人模范作用,巩固提升退役军人听党话、跟党走、加油干的思想自觉,充分引导退役军人积极参与基层政权建设、脱贫攻坚、抢险应急等急难险重工作,加强优秀退役军人典型选树,在全县退役军人中树立榜样,引导退役军人见贤思齐。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还以争创第六个省双拥模范城为契机,深入挖掘老区红色资源,通过连续实施双拥主题展馆、双拥主题公园、双拥示范街等双拥工程,宣传双拥工作和典型,努力在全社会唤起新一轮双拥热情。同时组织退役军人“红色先锋”志愿服务队,开展双拥知识“六进”活动,为困难退役军人、重点优抚对象及现役退役军人家属提供卫生清洁、农活互助、健康体检等一系列周到细致的志愿服务,并在重要节假日举办丰富多彩的双拥主题活动;为入伍新兵举行隆重的新兵欢送仪式,为其家庭集中悬挂光荣牌,落实退役军人立功喜报奖励

办法;广泛开展三类慰问,做到重大节日走访慰问常态化、临时性走访慰问规范化、分层级走访慰问制度化,及时把党和政府的温暖传递给军人及其家庭。

精准服务,全心全意办实事 去年8月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拥军优属惠民月”活动,全县244家商贸企业参加了这项活动,点燃了全社会对拥军的热情,在全社会掀起尊崇军人、关爱老兵的浓厚氛围,为推进新时代双拥工作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盐城三义世纪城双拥示范街区有90家商贸企业参加,其中40家全年常态化开展。“凡持有现役军人证、退伍证、通拥拥军卡的

群众,在本店消费的,都可享受七折的优惠。”记者在盐城三义世纪城一家店门口看到了县双拥工作领导小组颁发的“双拥示范单位”牌,一直都很崇拜军人的店主陈亮告诉记者,了解这一活动后,他第一时间参加,并全年开展优惠活动,为此他感到很开心。

近年来,我县各级党委、政府一改双拥工作“粗放式”做法,出台精准化拥军政策文件,通过双拥部门搞清楚部队需求、搞懂官兵期盼,政府部门与社会各界发挥自身优势,与各个部队精准对接,深入解决部队备战打赢所需及现役军人家庭所难,把劲儿用在点子上、把钱花在刀

刃上,办了许多部队官兵“急难愁盼”的拥军实事。

县供电公司退役军人共产党员服务队发挥自身优势,每年为驻如部队开展常态化电力巡检;县税务局拿出10多万元专项资金,为驻如部队改善生活环境;县中医院每年免费为400多名官兵体检……近五年来,全县帮助驻军单位解决训练场地建设和重大营房改造等项目3个,为10多名军嫂安排了满意的工作,为26名遇到困难困难的驻如部队官兵实施了救助。许多部队官兵及家属感叹:如东拥军送来的都是“雪中炭”和“及时雨”。

同时,我县创立了“6+N”社会化

拥军模式,19家拥军社会组织围绕“医疗服务、教育服务、生活服务、就业服务、金融服务和法律服务”6个方面,以登门问需、军地共建、精准服务为抓手,为现役军人及烈军属、退役军人提供全方位、精准化、跟进式服务保障。如东江海义工联合会每年走进驻如部队进行文艺汇演十余场次;县退役军人企业家联盟自成立以来多次走访慰问生活困难退役军人和现役军人家属;县摄影家协会组织志愿者配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为抗日老兵“留影伸手印”活动;马塘两栖学堂先后多次为伤残军人提供免费技能培训、协助就业等。